夏曆戊子年七月初一日●七月初三立秋

人民日報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八月五日●星期四

第五二號

通訊處：邯鄲●石家莊●邢台郵局轉

定價：每月連郵費三萬元●冀鈔三千元

冀南銀行總行通告

總發字第 號

民國三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本行根據目前各地鈔券流通情形及社會需要，特呈請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委員會批准，定於八月一日發行本行新五百元券一種，正面圖案為「開荒」的火車圖與花邊均為紅色，四周橫印篆書「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字樣，下邊印「冀南銀行」字樣，圖案上方橫印「伍佰圓」字樣，底色為淺綠色，上方印有「冀南銀行」字樣，左右印「伍佰圓」字樣，圖案左上方有七位號碼，右下方為「五百」字頭，與圖案加蓋「總經理之章」。背面花邊為紅色，圖案為延安寶塔山景，中間為「500」字樣，其下為「194」字樣，右下角為「500」字樣，右下邊為英文「FIVE HUNDRED YUAN」字樣，圖案上方為「THE CHINAN BANK」字樣，底紋為淺綠色，通印「500」字樣，右方花邊上印「伍佰圓」字樣，恐未週知，特此通告。

白求恩醫大附屬醫院停止收容病人啟事

本院奉命結束，另參組規模較大的新醫院，自即日起三個月內，停止收容病人（及檢查身體），望各機關、部隊，勿將病人往返，實為至要。

白求恩醫大附屬醫院 七月二十日

蔣家匪幫瘋狂進行法西斯恐怖

野蠻屠殺昆明學生

被殺死傷一百多被捕達五百人

學生堅強反擊用磚石回答槍彈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據報北平「七、五」慘案之後，蔣匪黨反動政府又於七月中旬在昆明製造了更野蠻的屠殺和逮捕學生的血案。據各方消息報導此一事件經過如下：

昆明各大中學學生，為抗議六月十七日反對美帝扶日大遊行中二十九名同學的被捕，於六月十八日起總罷課三天，要求無條件釋放被捕者；並在罷課期間出發街頭進行愛國及反迫害宣傳。各中學學生因遭繼續迫害起見，乃遷入雲南大學及南菁中學兩校集體居住。（六月十九、二十日，七月二日天津大公報及北平新生報六月二十三日消息）

在此期間，蔣匪黨反動政府派遣大批特務偽裝學生。七月一日下午，在正義路逮捕學生宣傳隊二十餘人（天津大公報三日訊）；八日晨，逮捕天祥中學訓導主任盧富生，並槍傷南菁中學等校學生三人（天津益世報九日訊）；七月四日，悍然解散雲南大學附屬中學。但這一切並未能遏止昆明學生熱血沸騰的愛國鬥爭，他們堅持全部被捕同學未釋前決不遷出雲大與南菁中學。

七月十五日清晨，國民黨反動政府派遣大批警察、憲兵分別包圍兩校，此一大屠殺案即告開始。據塔斯社南京七月二十六日電引中大週報稱雲南大學一校情形稱：『千餘名武裝警察和憲兵在雲南省主席盧漢及昆明警備總司令何紹周指揮下，包圍了雲大的一所房屋，並發動猛烈攻擊。學生們投擲磚頭和石塊來回答槍彈。步槍與機槍開火的結果，學生一百五十餘名被殺或受傷。』另據中央社透露，軍警於十六日將學生全部逮捕。該校理化室全部被毀。在南菁中學，據中央社十五日電透露：經數小時圍攻後，當日上午十時許即將全部學生逮捕，該校校長總辦亦在被捕之列。受傷學生甚多。

留存兩校的各校學生被捕總數未悉。據美聯社上海十七日電引中央社訊稱四百到五百人。被捕師生中除部分將被送往法西斯的『特種刑事法庭』外，據中央社透露，被送入集中營式的所謂『夏令營』『受訓』者即達三百三十七人。

國民黨反動派造此一大屠殺案後，復繼續施行種種摧殘教育迫害學生的措施。雲南省教育廳於七月十七日撤換省立中學校長十三人，並宣佈所有省市私立中學暑假時一律不准成立，未經立案之中學不得擅自招生，已立案之各私立中學聘任校長，須先經國民黨教育行政主管同意。

國民黨反動派在[illegible]等大城市遭受堅強反擊的時候，選擇了昆明這樣比較偏僻的地方，進行大規模的法西斯恐怖。但是獨裁者們的這種垂死掙扎不能挽救反動派的滅亡；一切繼續作惡的反動派兇手在不久的將來必不能逃脫人民的正義的審判。

傅匪在平繼續迫害青年

東北籍學生多人又遭逮捕

各地學生教授廣泛支援受難者

【新華社陝北二日電】綜合天津益世報消息：劊子手傅作義繼製造「七、五慘案」後，復使其軍警特務繼續迫害在北平的東北學生。本月九日晨，北大紅樓校會附近東北學生七人被捕，散居各旅館中的學生亦有二十餘人被捕。八日晨東北學生百餘人往西郊各地徵祭死難同學時，被軍警包圍圍擊。受傷學生所住醫院至十二日始解除監視。據十三日天津益世報報導：調查居住於四個醫院的受傷學生中，即有十八個人「至少也得五、六個月才能出院」。在北平醫院留醫的五個東北學生，「徹夜哀呼呻吟，因為他們中的都是這種特種彈」。該報在十日的社論中透露：向於軍警「用機槍掃射，致使學生中有一個右腿即中槍彈十二顆之多者」。

【新華社陝北二日電】綜合蔣區報紙消息：國民黨反動集團「七、五」在北平屠殺東北學生的血腥罪行，繼續激起國民黨統治區各地青年學生教授等的憤慨，而東北學生反迫害、反飢餓的正義鬥爭則獲得廣泛的聲援。天津南開、北洋等四院校學生所組成的「七、五慘案後援會」，於七月九日下午在北洋大學舉行死難者追悼大會，通電全國學聯及國際學聯請求支援。該會除派遣代表赴平慰問受傷同學外，已在各校展開廣泛的募捐運動，至九日，僅北洋一校的捐款已達蔣幣一億元（據益世報數字）。北洋大學東北籍教職員十一日聯合發表聲明，支援東北學生的正義要求。在唐山，唐山工學院暑期留校學生亦組成援救會，募得一千萬元送給東北學生，並於九日素食一天，以表哀思。北平各院校從八日起展開募捐運動，北大學生發起捐麵運動，已將七月份擔負米五斤配給麵粉捐與東北籍學生。北大醫學院及協和醫學院在平學生均組成救護隊，為受傷同學服務。北平各院校每日探望慰問受傷同學的人們，僅十二日一天即有四十七個學校及社會團體前往探視。上海交通大學自治會八日致電東北同學會慰問受傷同學，並表示支援他們的正義鬥爭。

托格里亞蒂

答謝醫生及各方慰問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塔斯社羅馬訊：意共領袖托格里亞蒂於七月三十日在團結報上發表其受傷後之致謝聲明說：「我首先得感謝施行手術的瓦爾東尼教授和醫療我的弗魯岡尼教授。我知道，要沒有這兩位偉大的意大利科學家之助，我的生命恐已不救。和他們一起，我還感謝一切醫生和助手，以及意大利國內外向我表示慰問的同志們。我尚不夠強壯，但危險已過，我可以向我全體同志保證，在相當時期內，我將能夠進行恢復我的職責」。

論黨的工作中的黨委制

·朱可文·

在現在正在進行著的黨代表會議上，提出許多有關黨的工作方法的問題。被提出的問題中，有一個是關於黨的工作中的黨委制問題。

我們布爾什維克黨是社會的積極的改造者。它以幫助黨的、蘇維埃的及經濟工作的幹部，理解他們自己的經驗，用他們自己的經驗教導他們，幫助他們糾正和預防錯誤，教育他們如何組織群眾執行黨的指示。

如果黨的組織不去認真的集體討論問題，不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如果黨的機關與基層組織，與廣大的黨員群眾聯系不夠，那它就不能真正去領導。只有黨的領導幹部在黨員面前經常感到自己是對他們負責的，只有進行黨內民主及黨委工作制，開展自我批評，真正的政治工作幹部才能產生和鞏固。

在黨的實際工作中，有許多集體工作的形式，保證著廣大的黨員群眾積極參加決定問題及執行這些決議。黨委制則首先就是說集體想辦法，作決議。無論怎樣有經驗的領導者，就拿省委或區委書記來說吧，假使他一個人的經驗和知識也不足以從各方面都考慮周到，以擬訂此一或彼一問題的正確決議。斯大林同志說：「個人的決定往往是或幾乎往往是片面的決定。」

只有在各該黨委委員實際參加討論和擬訂計劃的條件下，正確決定問題方屬可能。黨機關的任何一個決議，都應當使之由多數人的經驗，作為應當是集體創造的結晶。斯大林同志指出：「如果缺少這一點，如果一個人就作決議，那我們就要在自己的工作中犯最嚴重的錯誤。正因為每個人都有糾正他人錯誤的可能，也正因為我們能夠遵從這些糾正，我們的決議才能接近於正確。」

所以某些黨的領導者們，破壞黨委制決定問題的原則是不可容忍的。某一區委書記認為自己是行政管理者，他常常以個人命令和指示代替集體討論和集體決定問題。還舉一個例子，在列寧格勒新區代表會上（阿爾泰特羅區）代表們說，區委書記希洛夫同志不考慮黨委委員們的意見，或者舉這樣一個事實，烏里揚諾夫省洛列吉斯基區委書記傑民同志，處理領導區黨委委員的職權，不考慮當選黨員的意見。傑民同志經常個人決定問題，在成為事實之後再告訴其他委員。一切事情他都一把抓，他的基本工作「作風」是官僚包辦。區委委員們害怕破壞他們和第一書記的關係，默認了他的要不得的工作方法。不久前召開過的區委擴大會上，將這個幹部撤消了其第一書記的職務，是完全作得正確的。

這類不理睬集體意見的黨的工作者，因而就和黨的群眾對立起來。他們忘記了政治領導人不是以行政權力而是以自己的威信、深思熟慮的提議與影響他人擁護工作，而這是要靠處理問題的學識，使黨他們來取得的。政治領導與行政管理工作不同，它要求領導者要盡許多的努力，具備較高的文化水平及善於團結幹部於自己周圍的能力。黨的工作中的官僚管理除危害我們的事業以外，絕無其它好處。它不是表現領導者的力量而是表現他的軟弱。

領導上的黨委制，就是說，一個組織的全體成員都被吸引到積極的工作中來。所以黨委開會時，如有多數委員缺席，那是不能容忍的。這種降低黨委作用的事實，在基捨夫市聯共（布）莫洛托夫區黨委會已經成了。在這裡經常開多數委員不出席的區黨委會議。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九日和二十五日開的區黨委會議，七個委員只有三個出席。在這些會議上通過了吸收聯共（布）黨員，並推選區黨委工作計劃，在舉辦組合「阿爾共爾」（化學家）決定建立基層組織等這一些很重要的決議。另外一些專門問題討論會，也在多數黨委不出席的情形下召開過。在伊凡諾夫省卡佛里洛沃地區，還有比這更出奇的事，今年一月九日召開的區委會，只有兩個委員出席就開了。實際是區委書記阿洛夫同志一個人決定了所有的問題。

用徵求黨委意見的辦法，通過重要決議的作法，是破壞黨委制的一種形式。例如聯共（布）摩洛維亞中央局用徵求意見的辦法通過了以下一些決議：「關於共和國集體農場及拖拉機站中農業專門」，「關於固定共和國集體農場發展電力化的決議」，「關於中等學校教授論理學及心理學的決議」，「……幹部的決議」等等。監定幹部往往也是徵求意見的方式。這類事實在許多其它黨的組織內也同樣存在着。

有些領導人認為，徵求意見通過決議似乎表現着領導的效能。實際上這種方法沒有任何效能，只不過是表現了對待問題的官僚事務主義態度。當然，某些無須討論的問題可以徵求意見決定，但是最重要的決議必須在集體領導的全體委員討論的基礎上通過。徵求意見的辦法破壞着黨委領導制，縮小着領導集團中每個成員們的積極性，削弱着他們集體工作的責任感。

集體領導就是進一步，隨時地接近黨員，傾聽下級工作人員的意見，依靠黨的群眾的經驗。斯大林同志指示我們，領導者的眼界顯然是有局限性的，因為他們是從一方面，從上面觀察問題。相反的，群眾是從下面觀察問題的。他們的眼界同樣也是有局限的。「為求得問題的正確解決，必須結合雙方的經驗，只有這樣，領導才會正確。」（斯大林）

各個工作部門的工作人員要參加擴大的黨委會及黨的積極份子會議。組織得好的積極份子會，它們就能使領導人運用這些工作人員的經驗，並在布爾什維克批評的基礎上揭發缺點，給它們的活動指出正確的方向。但是也遇到過這樣的事情：這些會議不是每個地方都經常召開。如聯共（布）烏茲貝克斯坦中央全會，在一九四七年僅僅開了一次。布列安斯克省伊熱夫斯克市委在去年十個月中也只開過一次擴大會。沃洛諸克斯基區委擴大會及積極份子會上的嚴肅地討論問題，有時卻為鋪張形式所代替，會議講台用來大演其講，而批評及自我批評則平靜無聲息。

黨委工作制要求領導人善於聽取全體委員的意見，考慮他們的建議，勇敢地接受對自己的批評。他不能認為指評指責有損於自己的威信，不得把個人自尊心置於事業的利益之上。斯大林同志說過：「服從集體行動，個別同志的志願服從全體的志願，這就是我們布爾什維克的勇敢。所以，沒有這種勇敢，不善於克服（假如你願意的話）自己的自尊心，並且服從集體意志——沒有這些品質，就沒有集體，就沒有集體領導，就沒有共產主義。」

黨的領導人應當成為布爾什維克對待黨員批評及正當指責的模範。然而某些領導對批評「抑制」，認為它是「對個人的侮辱」，是「威信損害」。在伏羅希洛夫的黨代表會議上，代表們在幹部問題上，對省委書記巴嫩欽科同志，作了嚴厲的確當的批評，他在自己發言中打擊代表們，就將幹部工作無情的責任推在下級組織的工作人員身上。索爾摩沃市委委員布拉希列夫同志不承認對自己工作的批評，而斥責發言的代表，說他們似乎「無所事事，專以批評為能事」。自己也有這樣的工作人員，他似乎是表面上準備接受批評，但在實際上，也不採取任何辦法，去實行那些會議上提出來的批評。這種對待集體意見的態度，其害處並不亞於直接了當的不願考慮意見。二者結果相同——削弱工作人員的積極性及其糾正錯誤的責任心。

黨委工作制並不是說任何問題都要提到會議上解決，如果它不需要討論，也可以個別處理。但是必須注意在這些情形下，此一或彼一組織中領導人，不要害怕擔負決定問題的責任。但是必須注意黨委工作制，集體討論並決定問題，絕不是取消，而相反地，要提倡每個委員的個人負責制。

列寧教導我們說：「……我們須要個人負責制，正如討論基本問題須要黨委制一樣，為了及時解決問題，為了不推脫責任，我們同樣需要個人負責制，個人處理問題。」辦事必須嚴格分清職權歸誰負責，必須與對待這一問題的模稜兩可似是而非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不負責任的現象作無情的鬥爭。

為使黨委領導制不流於空談和紙上談兵，每個黨委會必須負起委託於自己的責任，嚴肅進行執行決議的組織工作。工作中還有這樣的黨委委員，他們在規定的時間內坐下來開黨委會，參加討論問題，並認為這就是他們的全部責任。黨委全體委員的責任乃是保證已通過了的決議之命運，不屈不撓的為其實現而鬥爭。

集體領導的方法是黨的工作之基礎，它是培養黨的領導幹部的最重要的辦法。黨的積極份子愈是廣泛地受到布爾什維克的教育，愈能迅速地參與黨領導機關的經常活動，黨在組織面前的任務就能愈完美的解決。破壞黨委工作制原則應被認為是束縛黨員群眾的創造性及自動性的官僚主義的表現。

布爾什維克黨是在牢不可破的黨內民主的原則上建立起來的。我們的黨章規定了廣泛發揚黨員及黨的積極性的條件，最嚴格地進行黨內民主，黨委工作制原則，幫助我們不倦地提高黨的組織，培養領導幹部，幫助我們能夠正確的培養對國家的及經濟工作的布爾什維克的領導水平。

（張天恩譯自一九四八年三月六日「真理報」）

【新華社陝北電】

晉冀魯豫邊區政府 晉察冀行政委員會通知

統一貨幣度量衡標準

【本報訊】晉冀魯豫邊區政府與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於七月二十二日發出聯合通知稱：抗戰期間，由於敵人割裂分割，致使兩區貨幣及度量衡標準未能統一，現在兩解放區已完全連成一片，各部門在清帳、報表、報銷手續上，貨幣計算，度量衡單位等，應求得一致，不然，不僅增加識別與計算困難，且易發生錯誤，造成工作損失，茲為今後統一起見，特規定如次：（一）現金收支往來一律以冀鈔為計算標準，邊幣行使按前規定比價（一比十）折成冀鈔記帳。（二）度量衡標準統一下列規定：1、秤——以市秤為標準，即二市斤等於一公斤。2、斗——以市斗為標準，即小米每斗等於十六市斤。3、尺——以市尺為標準，即三市尺等於一公尺（米突）。財政部門錢糧，均以斤為單位記帳，不必再折斗石。（三）數碼定位，一律從個位起，每三位數字為一定位處，定位符號均用「，」，不得用「。」號。（四）整數以下使用小數，一律不用分數，其符號為「.」，不得用「，」號。（五）凡與財政金融、貿易、稅務及軍隊供給部門，共與部門的業務報銷，均須依照新規定辦理。因事實需要到許多其他部門之收支報表、預算、決算及報銷，均從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一日起實行。

洛陽學聯教聯集會

聲援北平東北同學

【新華社中原二日電】洛陽市學聯、教聯及文化界代表數十人，於七月十四日在該市民教館集會聯合聲援北平學生，抗議「七、五」慘案。會上各代表紛紛控訴國民黨反動集團踐踏洛陽學生、知識份子的罪行。市府文教局代表號召大家用實際行動來支援全國學生的愛國運動，加強洛陽市文化界的團結，建設洛陽的新文化。會議通過致電慰問及聲援北平「七、五」慘案的東北同學。並致電歡迎新由開封撤退豫西解放區的河大教授嵇文甫、王毅齋等先生，表示熱烈歡迎。

培養新民主主義建設的幹部

中原籌設中原大學

△江漢軍區文教工作日漸開展▽

【新華社中原二日電】中原解放區民主政府為滿足知識青年學習要求，及培養新民主主義建設的各種幹部，已決定設立中原大學。由陳毅、張際春、劉子久、嵇文甫、王毅齋、羅通武、張[illegible]閣等組成籌備委員會，陳毅為主任委員，劉子久、嵇文甫、王毅齋為副主任委員。陳毅於日前特赴該校臨時校址視察，並向湖南來解放區之大中學生及職業青年講話，詳論解放區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方針，及其與國民黨區教育的根本區別。給予各同學之印象極為深刻。嵇文甫王毅齋諸先生亦已於二十三日赴臨時校址主持籌備事宜。又，與嵇氏等同來中原解放區之河大化學系主任李俊甫、園藝教授馮田雨三及詩人蘇金傘等已於二十日乘車赴豫東工作。中學教員傅霞定女士及余紱泉氏於同日赴洛陽師範任教。

【新華社中原二十七日電】湖北中部的江漢解放區文教工作日漸展開。江漢行政公署主辦的江漢公學第一期學員百餘人已畢業，第二期正開始招生。第一期學生都是初中以上程度，現已由行署介紹到各機關工作。漢水以南的「愛國民主幹部學校」亦於最近開學。「江漢報」、「襄南報」等先後創刊，各銷三千餘份。毛主席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任弼時同志的「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等小冊子，已大批印刷發行，並銷行到武漢週圍，獲得各界人士歡迎。

城照楊吉成互助組

遇事商量達到團結

【太行訊】高邑城照村楊吉成互助組，從去春成立到現在，一直在向上發展。大家都很團結，生產也搞的有成績。原因是遇事能大家商量，怎好怎辦。如去年澆小麥時，勞力、水車分配不公，有的吃了虧，經大家商量，算出分來，說都滿意了。去秋政府號召組織小型社，他們和楊金玉組合併起來，全組共十四戶，勞動力十二個，婦女八人，集股九萬元，開設小型社，楊金玉被選為社長。楊吉成當了組長。一個月獲利十五萬元。收秋時經大家商量，由一部分人摘棉花、運輸等副業，婦女去參加秋收，作副兩不誤，一人辦一天頂高粱二升，幹人的一個有勞的本，到年底，都變了七萬元。為了多生產多賺錢，今春，社員中有些沒錢治的要租地，經大家商議，由社內買了四石高粱，借給九家困難社員，解決了困難。他們積極參加秋收，一天能收了九畝三分，一個人，不誤一日，三天中就割了二百十三畝穀。今年二月到五月，淨獲利一百零四萬八千元。同時地也種的很好。

人民解放戰爭第二年 華東殲敵三十八萬

收復與解放城市五十三座

【新華社華東三日電】華東軍區司令部發表自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四八年六月三十日解放戰爭第二年山東、蘇北兩兵團及軍區地方部隊全年戰績如下：

（一）殲敵營以上正規軍，一個軍部（整編九十六軍軍部兼四十五師師部），一個師部（整編三十二師師部），六個整旅（整編五十九師之三十八旅，整編四十五師之二百一十一旅及二百一十二旅，整編三十二師之一百四十一旅及新編三十六旅，整編五十一師之一百一十三旅），一個旅部（整編四師之九十旅旅部），十四個整團，三十九個整營；除一個軍部，一個師部外，共折合十四個旅又三個營。連消滅營以下兵力計算在內，共俘敵正規軍十萬六千零二十人，斃傷其十萬零四千零七十八人；另爭取其起義六百零八人；合計二十一萬零七百零六人。

（二）殲敵營以上非正規軍，六個整旅（敵人收編之偽四十二集團軍第一師，山東保安第三師，保安第六旅，保安第八旅，保安第十旅，山東第八區人民自衛總隊），十個整團，六十個整營；共折合四十三個團。連消滅營以下兵力計算在內，共俘敵非正規軍十一萬二千六百五十八人；斃傷其五萬二千七百四十五人；另爭取其起義一萬三千六百七十人；合計十七萬九千零七十三人。

（三）以上兩項合計：共殲營以上敵軍，一個軍部，一個師部，十二個整旅，一個旅部，二十四個整團，九十九個整營，除軍部師部外，共折合八十五個團又三個營。連消滅營以下兵力計算在內，共俘敵軍二十一萬八千六百七十八人；斃傷其十五萬六千八百二十三人；另爭取其起義一萬四千二百七十八人；總計三十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九人。

（四）俘敵將級軍官十六名，內正規軍十一名，即整編九十六軍中將軍長兼整編四十五師師長陳金城，整編五十九師三十八旅少將旅長翟紫封（俘後爲敵機炸斃），整編九十六軍兼整編四十五師少將參謀長李友尚，該軍少將副參謀長兼敵工處處長萬靈鎬(?)，該軍二百一十一旅少將旅長張焰中(?)，二百一十二旅少將副旅長楊建，整編三十二師新編三十六旅少將旅長張漢鐸，整編五十一師一百一十三旅少將旅長王匡，整編第四師九十旅少將副旅長張鑑鋤(?)，整編第八軍少將新聞處長霍霖凱(?)，國防部新聞局少將文化專員楊念熙；非正規軍將級軍官五名，即敵人收編之偽四十二集團軍少將副參謀長韓尹明，該集團軍第一師少將師長李讖民，該師少將副師長彭定一，山東保安第十旅少將旅長呂韶雲，山東第八區少將保安副司令兼該區人民自衛總隊長屈舉賓。斃敵非正規軍將級軍官二名，即山東第八區少將專員兼保安司令兼保安第八旅旅長張天佐，該區少將保安副司令兼保八旅副旅長張發舉(?)。

（五）繳獲：步馬槍十萬零三千九百九十六枝，短槍六千五百六十九枝，戰防槍三枝；輕機槍五千六百零八挺，重機槍八百四十五挺，手提衝鋒機槍二千二百三十六挺，高射機槍七挺；小炮二百八十四門，六〇炮四百四十七門，火箭筒四十五門，機關炮一門，迫擊炮三百六十七門，戰防炮五門，步兵炮十九門，山炮二十九門，化學迫擊砲四門，榴彈炮二門，其他炮二百二十六門；擲彈筒五百五十三個，槍榴筒五百一十八個；各種炮彈四萬二千四百一十七發；各種子彈一千四百二十三萬六千六百一十二發，手榴彈十五萬七千六百五十個，火焰噴射器十具，地雷探測器一具，飛機五架，汽船一隻，小型軍艦五艘，汽車三百三十四輛，火車頭十一個，火車廂二百節，電台八十八部，報話機二十四部，電話機一千四百九十七部（內總機五十一部），馬四千四百四十五匹，電線三萬五千零十五斤，汽油一萬六千加侖，重炮七百六十六萬五千九百八十斤，另擊落飛機八架，擊毀坦克五輛，艦船二艘，汽車八十一輛，裝甲汽車二輛。

（六）收復與解放城市五十三座，計威海衛，牟平，蓬萊，黃縣，龍口，棲霞，萊陽，海陽，招遠，掖縣，平度，膠縣，高密，昌邑，諸城，莒縣，日照，贛榆，沂水，安邱，濰縣，昌樂，壽光，蒙陰，新泰，萊蕪，博山，淄川，臨朐，益都，廣饒，博興，臨淄，桓台，青城，高苑，齊東，鄒平，長山，章邱，泰安，泗水，費縣，曲阜，鄒縣，肥城，寧陽，泗縣，阜寧，裴莊（鹽城），沭陽，周村，張店。一度收復又被敵佔領者三座，計鄒縣，嶧縣，棗莊。

華中一面堅持一面反攻

加強團結一切反蔣的民主力量 向解放全華中的前途奮勇前進

【新華社華東三日電】分社記者頃評論兩年來華中戰局的發展稱：兩年來華中軍民經歷退守、堅持與一面堅持一面反攻的階段，現在正向解放全華中的前途奮勇前進。從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三日至年底，解放區抗擊國民黨軍的進攻，獲得蘇中七戰七捷，兩淮（淮陰、淮安）保衛戰、漣水保衛戰、葉（挺）南阻擊戰、宿（遷）北殲滅戰等偉大勝利後，主力即作戰略的轉移。華中便進入全面敵後堅持局面。經過半年餘的艱苦的反覆爭奪，到一九四七年八月葉挺之戰以後，華中軍民即從堅持轉入了反攻。記者就下列三點說明一九四七年八月以來華中戰局的變化可從三方面觀察：（一）解放軍從堅持部份鄉村與少數市鎮作爲基地，進而解放與控制絕大部份的鄉村，許多中小市鎮以及葉挺（鹽城）、阜寧、漣水、沭陽、泗縣、泗陽、宿遷等七城（除漣水、泗陽、宿遷係今年七月份收復，餘均今年六月以前收復）；從被敵人分割的小塊游擊根據地，變爲聯成一片的解放區。例如淮南、淮北曾一度全陷敵手，現已逐步恢復，重建了二十餘縣政權，解放人口三百萬。蘇中前哨陣地——泰州、海安、李堡以南，長江以北之縱百里橫三百餘里地區，敵人曾經常以五、六萬重兵與我爭奪，公路碉堡層層封鎖，據點達四百餘處，現我軍已拔除敵據點三百餘處，迫使敵人僞處於少數孤立據點中。揚州、泰州線以南地區，我軍數次進軍江邊，予敵人極大的威脅。蘇北之（南）通（榆）、鹽（城）、（淮）沭（陽）新（安）線，絕大部份已爲我收復，現除運河、隴海兩線（按：運河線淮陰以北迄隴海線二百八十里，現已爲我控制）及若干城市外，幾已全境重歸人民手中。（二）我軍已從全面游擊戰發展爲大規模的運動戰。自去年八月葉挺之戰，十二月李堡之戰與葉（挺）南之戰，今年三月益林之戰，五月葉（挺）南之戰，六月新（浦）海（州）外圍之戰，七月漣水之戰，每打一仗，或則攻克城鎮，解放大塊地方，或則整團整旅的殲滅敵人。戰爭的第二年（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的六月）共殲敵正規軍與地方軍十三萬六千餘人（漣水、泗陽、宿遷戰績未統計在內），爲戰爭第一年的堅持期間殲敵五萬零三百餘人的兩倍以上。在這期間，華中人民參加解放軍主力與地方武裝者先後共約二十萬人，使敵我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我地方武裝日益發展，而敵僞「省保安隊」「鄉土著武裝則日益減弱。以一分區（轄東台、如皋等縣）爲例，敵我地方武裝數量的比較，由以前十二點二比一，變爲現在的一比二點一。（三）敵人初犯華中時氣焰囂張，狂吠「全面清剿」，「全面控制」。經我不斷打擊，現在不得不呼叫「蘇北危急」，「江防吃緊」了。今年四月間，我即粉碎了敵人以三十個團兵力對淮南的「掃蕩」，五、六月間又粉碎了敵人四個師兵力對蘇北區的大規模的「追剿」，其後並向敵展開進攻，獲得隴海東段、漣水、泗陽三次大捷。但敵人是不會甘心失敗的，在一個時期內的華中局勢，基本上仍然是一面堅持、一面反攻的形勢。在當前情況下，未起根本變化前，敵人還會採取挖肉補瘡的辦法，調集兵力，向我中心地區進行「掃蕩」，對我根據地附近及交通線兩側進行「清剿」，企圖達到「以戰養戰」的目的。因此華中軍民仍應該加強戰爭觀念、堅持觀念與進攻觀念。敵人「清剿」「掃蕩」時，堅持原地鬥爭；我軍反攻時，配合作戰，支援前線。以堅持配合反攻，準備反攻；以反攻支援堅持與打開堅持局面，此外爭取時間展開生產運動，團結一切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民主力量，以加強堅持與反攻的基礎。同時，加強城市工作，正確貫徹執行城市政策，工商業政策，以準備今後收復更多的更大的城市。

閻匪內部極端動搖混亂 團長張壽芳向我投誠

魯西收復汶上時殲逃敵五百

【北嶽訊】在我晉中大軍偉大勝利的威脅下，閻匪內部極端動搖混亂。駐榆次（按當時榆次尚未解放）頑閻之閻匪八縱隊第二團團長張壽芳於七月八日晚間攜手槍十支向我投誠，沿途受到各地的護送，現已安抵我後方機關。（孫國閣）

【新華社華東前線三日電】解放軍於上月十四日收復魯西汶上縣城時，曾殲滅棄城南竄之僞山東省保安第一旅一部，俘敵正副團長以下五百餘人。

中原前線司令部公佈 襄陽殲敵近兩萬

【新華社襄陽前線二日電】中原前線司令部頃發表公報，公佈襄陽戰役殲滅國民黨軍一萬九千餘人之詳細戰果如下：

（一）共消滅國民黨軍第十五綏區司令部及其直屬特務營、憲兵隊，一零四旅旅部及十三、十四、十五等三個團全部，一六四旅旅部及四九一團全部，四九零團一個營，一六三旅之四八八團兩個營，四八七團團部，炮兵十四團第七連，襄樊團管區司令部，國防部工兵第十八團之一個營全部，交通十九團一部，通訊兵第二團第二連全部，八五師二十三旅之官兵隊全部，共計一萬九千零五十四名。內斃傷敵官兵三千五百五十餘名，俘虜敵十五綏區司令官法西斯特務頭子康澤，副司令官郭勳祺及尉級以上軍官二千名以下官兵一萬五千五百零四人。

（二）繳獲野炮一門，化學迫擊炮八門，迫擊炮五四門，六零炮五三門，火箭筒一個，戰防槍一挺，重機槍七四挺，輕機槍四七四挺，手提機槍一三〇支，步馬槍六四一五支，短槍二四六支，槍榴筒五個，各種炮彈六八九八發，各種子彈一〇九〇三三發，槍榴彈七七發，炸藥五二二斤，汽車十輛，汽油二百餘桶，電台二部，電話總機十九部，單機一二三部，騾馬一三三四，彈藥二七四箱，電話線一〇三華里，望遠鏡四副及其他資財甚多。

蔣機狂炸襄樊 死傷市民數百

【新華社襄陽前線三十一日電】襄樊作戰以來，美製蔣機即在城內外濫施轟炸。據初步調查，在作戰期間襄樊市內被炸死炸傷的商民群眾達三百人左右。中山街小學教員王炳良的五個孩子都被炸死，王與其妻受傷。從老河口搬來的一家五口人都死在炸彈之下。襄陽解放後敵機更大肆狂炸，城區損失慘重。僅東關外的尹莊一村，投落炸彈數百枚，燃燒彈三十餘枚，並被掃射四十分鐘之久，全村化爲灰燼。

【新華社中原三日電】解放軍於解放襄陽後，對受傷的國民黨軍官兵立即進行醫療及遣送工作。攻克襄陽的第二日，解放軍醫療隊就給所有負傷敵軍官兵上了藥和繃帶，並把其中七百多名重傷號，集中在小北門醫院和西門裡天主堂醫院治療。同時發給這些重傷號大批慰勞品，照顧其在治療期間的營養。此外每人又發給路費二十二萬。另有一千一百七十四名輕傷官兵則發給路費，遣送回家。負傷獲治的第十五綏區司令部直屬槍連連長李文儒說：「要不是解放軍給我上藥，恐怕就活不成了。我對不起解放軍，應該早早繳槍才好」。另一個負傷被救的一零四旅十四團一營四連連長車國章說：「解放軍的仁德，我死也忘不了，回到四川後要勸說親友，絕對不當中央軍。」

【太岳電】人民解放軍太岳軍區，頃釋放解放洛陽戰役中被俘之蔣青年軍二零六師及匪河南新安等地團隊官兵及特工人員三百四十餘名，其中包括青年軍二零六師中校教官出之剛、少校教官壹大一、河南省新安縣保警總隊少校副總長閻際午等。彼等臨行前對解放軍寬大爲懷，不究既往，表示十分感激。

定興易縣徐水等地農民 踴躍支援平保作戰

【察冀前線電】平保戰役中，定興、易縣、徐水等地農民積極支援前線，自動募集物品慰勞傷病員，熱烈招待過路軍人。某部隊路過定興四區曹家營等村時，家家戶戶門口設茶點招待，該區二十四個村三天中慰勞傷病員雞蛋一千五百個，紙煙三十六盒，饅頭、掛麵、白糖、點心等三十斤半。留村婦聯主任姜燕花、張家莊高大娘等率領慰問小組，冒雨堅持工作五六天。徐水四區群眾聽到打徐水城的炮聲，情緒非常高，自動與聯磨麵，準備飯菜，迎接過路部隊。青家村婦女李鳳閣等發起組織慰問組，並組織照顧傷病員。易縣一區及城關聯合組織兩個慰勞站，一區婦女幹部馬登平親自帶領七個街婦女代表，連夜冒雨慰問照顧傷員。城關二、三、五街幹部帶領商民二百五十八人，兩輛大車，十一頭毛驢去前方幫助運輸勝利物資。十一區皮村爲了作到支前不誤生產，臨時成立動員股、供給股、柴草股，專門負責支前。其他幹部領導生產，兩項任務同時完成。

定興前國民黨醫院人員 協助我軍救治蔣軍傷俘

【平保前線電】解放軍於十七日解放定興城戰鬥中，對國民黨政府的經濟文化衛生等機關人員，一律不加俘虜逮捕，個別因誤會被捕者，一經查覺，即予釋放，使各該機關人員深受感動。原國民黨定興縣立醫院的某大夫，於戰鬥結束後，到解放軍的入城工作委員會，提議把城內幾個公私醫院都組織起來，安置傷俘。他說：「解放軍進城後，人們（指國民黨機關人員）都躲起來了。可是誰也沒想到，解放軍把這方面（指醫院）的非戰鬥人員，全都放了。」十八日，城內原國民黨的縣立醫院，野戰醫院等六個醫療機關的醫務人員，均安心的照常工作，協同解放軍救治蔣軍傷俘。（劉宇七）

我軍巨大勝利震落蔣軍士氣 平津保蔣軍逃亡日增

冀東武清縣不到一月收容千餘

【冀中電】我武清縣蔣軍退伍招待所，自六月五日到月底，先後收容投誠、逃亡蔣軍一千零一十九名。這些蔣軍多是從北寧線、東北及大清河北地區，冒着蔣匪追捕殘殺的危險逃到解放區的。他們受到解放區軍民的熱誠招待，頗爲感激。

【又電】平保線蔣匪軍，在我軍連續不斷的打擊下，逃亡日增。我九分區蔣軍退伍招待所六月份收容逃亡和投誠者一百七十名。其中有八個蔣軍帶來步槍八支，子彈六百多粒。

【又電】冀中解放軍官教導隊三百名學員參加人民解放軍，於七月十日開赴前線與蔣匪奮戰。行前該隊舉行盛大歡送會，學員代表們在會上講話說：『今天我們戴上了光榮帽，做了人民解放軍；到前方去以後，要多殺敵人多捉俘虜多繳槍，不打敗蔣介石誓不回家。』

【冀熱察電】在人民解放軍巨大勝利的震撼下，蔣匪士氣日益低落，加以我方積極爭取瓦解，北線蔣軍逃亡與投誠的日益增多。北線五分區七月上半月共收容投誠蔣軍一百三十七名，其中有兩個營副員，一個副團官，超過二、三兩月投誠人數的總和。據投誠蔣軍談：開會、大點名、過節成了逃跑的良機。在五月節那一天，新二軍三十二師一團三營新兵十一連，經新兵王玉文鼓動，一個排就跑了三十多個，剩下的只有排長和班長。同日，駐涿縣之九十四軍四十三師機炮連士兵趁連長酒醉，一夜跑了十多人。

『不讓敵人逃跑一個！』

——平保前線通訊

七月二十日上午七時，我軍總攻徐水部隊，迅速打入城內後，敵人潰亂了，有一部集中到城西南角，企圖跳城突圍。我軍某部八連，從護城河北岸，繞到西南角，等待全部殲滅突圍的敵人，該連副指導員，首先發現敵人跳城，立即告訴部隊，集中火力射擊。但敵人仍是不要命的從城牆上滾下來，向西北面跑去。副指導員高喊着：「不讓敵人逃跑一個！」他首先跳過護城河。該連二排長鍾書桂和戰士們，也緊跟着迅速的跳下河去。河水很深，有的地方沒過戰士的脖子，不會浮水的戰士，拳着會浮水的戰士的槍，渡到河南岸，一排長徐保害，追擊敵人時掉了鞋子，腳上刺滿了蒺藜，也顧不得用手拂一下。徐保害帶着二班，一口氣追了五里地。生俘了四個敵人，繳獲了一挺重機槍。五班戰士呂小銀，光着兩隻腳，跑得最快。一邊跑一邊喊：「交槍不殺。」一下俘虜十來個敵人。最後，企圖逃跑的四十多個敵人，一個也沒有跑掉。（李文田）

治水簡訊

濱海・江漢

【新華社魯北三十一日電】解放區各地修河治水簡訊：（一）山東濱海區莒縣春耕結束後，組織人民興修水利，至麥收前，全縣開莊、城陽、招賢等十個區，共開河疏河七道，築堤十道，使一百三十七個村十萬畝良田免受水患，估計今年可增產糧食五百萬斤。竹庭（原贛榆縣，在江蘇省東北角）全縣二十四道河流，麥收前已成八道開疏工程，受益田地二萬一千三百畝，可增產糧食一百五十餘萬斤。（二）中原漢水以南之江陵、潛江、監利部份地區近因雨水過多，田地被淹萬餘畝。中共江漢區黨委及行署已發貸款一部，組織群眾修堤開渠，並動員人民亦晚秧補種作物。十天中即修好大小堤口數十處，救出田地二千八百餘畝，現仍繼續搶修中。

反對拆民房修工事 保定數百商人示威

【新華社華北三十一日電】保定訊：在人民解放軍強大攻勢下，困守保定的國民黨反動派，異常慌恐。該保定警察局、警備司令部，於本月四日聯名發佈告，強迫保定城河與城牆間的商民於五天內拆毀民房，以便擴大護城河及地堡，並續修二道護城河及地堡。繼之又宣佈將拆遷四關所有民房。當地商人爲抗議此種不顧人民死活的暴政，於本月十一日上午集群衆百人示威請願，並高呼『今天拆了我們的房子，明天就要你們的狗命』等口號。當遊行隊伍行抵警備司令部、保警局及參議會請願時，匪帮均不出面答覆。示威群衆乃將僞參議會辦公室搗毀，並痛毆僞議長。在群情激憤的壓力下，僞警察局長陳仙洲被迫出面接納群衆要求，答允不拆房子。

末路

——一個蔣軍營長的日記

今年六月十五日，蔣匪原粵軍六十二軍一五七師四七一團三營被我軍殲滅於唐山北任各莊，營長何淳斌被俘。以下是他去年八月底到今年六月間的日記摘錄。

抓騙偷搶 暴行自供

三十六年九月廿一日：來了一批新兵，都是自家鄉（梅縣東）「抓」來的，我很怕有弟在裡頭，心裡悚然。十二月十日：余因大軍之徵用，使用詐術，實覺有虧軍人本色，（？）然捨此，又如何呢？明知欺騙，亦只裝聾了也。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回抵蓮莊子宿營，軍紀之壞，實難言喻。十二月廿九日：日昨余捕得擅取民間豬羊之特務班一士兵。卅七年一月七日：經豐潤城，軍紀甚壞，如此，只有替共產黨宣傳作證。一月十六日：晚間得宋德林電話，謂東北塘南面有操粵語士兵四名，搶民財二百五十萬元。一月二十二日：因有士兵竊賣燃煤，早飯後親自赴新河調車場拜拿，捉獲二人。二月二十二日：渠宋部（按指共黨中之一連）至海張莊，該村昨日遭三區自衛隊（按指蔣匪伙會）搶劫，人畜均掠一空，房屋半已燒燬，究竟犯什麼不是，那只有天知道。一面在剿「匪」，一面又製「匪」，何時剿得清耶？

膽戰心驚 夜不敢睡

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昨夜不敢睡，和衣躺至二十二時，始寬衣入睡，至本日一時三十分，被犬聲驚醒，急穿衣查哨，犬聲由東而南，而西而北，至二時二十分許，又寂然，判定非敵（按指人民解放軍）襲，三時許，重解衣入睡。五月二十日：夜來東北角西北角均有沉重爆炸聲，預料某據點及交通線又被「害」（破壞）矣，戰門非也遭敵襲擊，弄得我一夜沒有安睡，這『三等飯』最難吃。五月三十日：夜間遠處爆炸聲頗使我不能入睡。五月三十一日：昨夜遠處槍擊，一夜不能入寐，自擱物越睡不着。三十七年一月六日：微風吹，天氣覺甚寒，綁西發現二百餘人向我轄區急行，乃砲擊之，蓋友軍（蔣匪軍）也。五月十九日：今晨零時三十分，即行進在尖字沽，將敵數十包圍，又被漏網，反自己誤會，傷一斃二，這才可惜。

不祥之兆 神經錯亂

卅七年二月廿四日：昨夜正上廁，忽有一黃鼠狼竄出，搖尾而去(?)。數日來因計算太多，精神恍惚，睡眠不足，心疑有他。錫光兄（該營副營長黃劍光）至機槍連，發覺軍火自炸，腰脫不住。乃集合各部隊長，授以確實加強工事。以是各部官兵通夜工作。二月二十六日：夜夢蓮（按指其妻淑蓮）攜以平（按指其子）赴汕頭營住，而不幸油頭略落。六月一日：昨日早飯後，在週所給的氣溉得右手及衣服都污了，只好燒水洗澡。午後，又睡不着。忽然牆上掛着的相框自然的掉下來，碰在磁瓜上，而磁瓜鏡面都未損壞。晚上燈無風自滅。這接連的三個兆意，使我狐疑起來。最初我以爲擁裡人說的屎字帶財，大概應在賣骨灰的事上。然轉一想念，雖逃亦會被遊會出鬼嗎？同時又聯想到今夜敵人（按指人民解放軍）可能襲擊，因之，夜裡更是睡不着。

逃風正熾 徒喚奈何

三十七年二月十三日：逃兵甚多，畏戰後期可比擬。奈何！奈何！二月十四日：整日悶坐，蓋端兵們逃亡在室(?)，憂心如焚，其所以發之者，乃恐集中整訓後，開往東北也，此語言過大。九月二日：[illegible]已數日，知識受損失特別（開小差）的班長有好幾位，這麼一來，戰鬥力更有所減低的必要。【冀東前線通訊】

長春蔣軍陸續來歸

絕望中找到光明生路

【新華社東北電】被困長春的蔣軍新七軍、六十軍等部士兵，在解放軍政治攻勢下，不斷攜械來歸。據我軍長春外圍五個收容所最近四個月的統計：收容來歸蔣軍官兵共達三千餘名。其中集體來歸者有一個整連，兩個整排，五個整班。共攜來六零炮三門，機槍二十五挺，長短槍二百二十六支，手榴彈一百二十二個，子彈兩萬三千餘發。據蔣軍六十軍二十一師某連士兵談稱：該連僅三天內，全連就從一百多人逃剩七十餘人。來歸的蔣軍都紛訴蔣軍中的飢餓、虐待及士氣低落，恐慌的情形。他們說：五月上旬士兵們還能吃到五成高粱，三成黃豆；下旬就成了兩樣對半。六月上旬除了變成爲三七外，士兵每天只能吃到很少一點黃豆稀飯和野菜。因此，部隊內普遍流行痢疾。但匪首們每天還是逼迫他們修工事，守地堡；體力不濟的就痛遭毒打。因此，厭戰的情緒日益發展。[illegible]但是在解放軍日益困逼的情況下，匪首們也是皇皇不可終日，整天要部隊演習的課目就是怎樣退卻，並把部隊一步步的向城內撤退。他們向士兵的講話中也公開說他們的前途只有「死」。有的蔣軍絕望地說：「我們將來的棺材就是野狗的肚子。」可是在這種絕望的情緒下，蔣軍官兵們卻望若一條光明的生路，即解放軍的寬待俘虜政策。林彪司令員告困守東北各城市蔣軍官兵書之內容，已在蔣軍內一傳十、十傳百地傳開了。因此，一般蔣軍官兵都有各自的打算，有的準備回家；有的準備到哈爾濱；有的自動準備片子，把家中東西拿到小市上去變賣，更多的士兵則早早準備好下一步的安排。許多士兵都等待着解放軍，並暗中積極幫助解放軍的政治攻勢。六月十九日夜長春城南逃出的蔣軍暫二十一師士兵柏林、周湖林、齊學斌等三人參加了解放軍的第三天，就上了火線，叫他們在蔣軍裡的弟兄們趕快脫離苦海，參加解放軍。

又訊：解放軍某部在七月一日至九日內，共收容自長春等地來歸的蔣軍一百二十七人。其中有二〇七師三旅上尉副連長王鑑德，七十一軍八十七師二六一團上尉連長周雨生等官佐十四名。